

十九集电视连续剧文学本

朱德泸州岁月

根据

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主持编审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审定之

胡尚炯原著长篇历史小说《朱德蜀中传奇》

改编

编剧 胡尚炯

· 四川省泸州市
《朱德泸州岁月》编审委员会

本电视连续剧中之历史人物简介

朱 德——乳名朱代珍，号玉垓（玉阶），中国同盟会员，护国名将，曾任滇军少将旅长兼四川省下南道清乡司令（回云南期间曾先后任代军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1922年离川出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玉贞——南溪师范毕业。朱德之夫人。

朱德之生父、朱德之生母。

朱代炳——朱德旅的中尉军官，朱德之四弟。

朱代均——朱德旅的少尉军官，朱德之五弟。

蔡 锷——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一度任四川省督军。

孙炳文——陈玉贞之舅父，在朱旅任咨谋。对朱德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曾起到促进作用。

代与龄——朱德之同乡、同学，在朱旅任军需处长。

罗佩金——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

赵又新——先后任护国军第二梯团团、云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兼下南道道尹。

杨如轩——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德支队的营级军官。

金汉鼎——原为滇军旅长，回滇倒唐后任滇军代总司令。

温筱泉____曾任国会议员，泸州老窖业主，东华诗社成员，与朱德友谊深厚，对朱旅支持颇多。

陶仲渊——朱德的诗友。

艾存休____团防局长，与朱德共同创建“振华”诗社。

阴懋德____朱德四川高等学堂的同学，泸州诗友。

杨 森____原在云南靖国军任军参谋长，后倒戈至川军。

刘存厚____曾参加护国运动，后由北洋军阀段祺瑞任命为四川军事会办、四川省督军。

李乐伦——熊克武派至刘存厚处与之秘商军机的特使。

张敬尧____北洋军征滇部队第七师师长。

吴莲炬____北洋军阀派来与刘存厚联系之“秘使”。

雷云飞——金沙江畔的山大王。

李得村____原为北洋军营长，后沦为土匪头目。

魔大王——即喻云成，川南一带统率大河（长江）、小河（沱江）两岸匪徒的大匪首。

杨登荣、夏海彬——纳溪南部的土匪头目。

本电视剧还多处提到了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云南军阀、朱德的上级唐继尧、率军与滇军交战的四川军阀熊克武等重要历史人物，但都不属于出场人物。

本电视剧中的滇军军官华志云、土豪劣绅牟彬营、土匪大头目戴波洲、文乾安、投诚自新的小头目许还廷等均是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的，但未用原人的姓名，或只用其姓，或采用其真名的谐音。

序 幕

绿茫茫的山野。

苍松翠竹在微风中摇曳。

几枝洁白的李花、粉红的桃花格外艳丽。

（画外音：树草青青，春花怒放。）

一辆黑色轿车行驶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路旁有几股银色的瀑布倾泻而下。

（画外音：这是个相思的季节，这是怀旧寻根的时光。）

枝头有杜鹃鸟宛转地啼叫几声。

（画外音：布谷鸟的宛转啼叫更令他相思怀旧，柔肠百转。）

沱江边立了个“泸州沱江渡口”的牌子黑色轿车开上了汽车船。

黑色轿车沿着忠山下的公路开上了坡路，在石梯之下停了下来。身穿黑色中山装手拄拐杖的老年朱德下了轿车，在接待人员搀扶下，登上石梯。

（画外音：他来了！公元1963年之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老总——当年驻节泸州五年之久的朱德旅长，虽已77岁高龄，然而即使拄着拐棍也要回来亲吻泸州这片热土——他的第二故乡。）

朱德望了望樟树林后，便站在忠山边沿的一处，向下远处眺望。

（画外音：他在忠山上含情脉脉地向下远望，如饥似渴地重温他的泸州岁月。他要再看一看他写诗赞美过的泸州八景，再闻一闻泸州老窖的芳香，于是，诗的灵感也涌上了心头。）

朱德在大厅里，挥笔题词。

（画外音：但他却是先为泸州医学院题词。他继当年给泸州留下了大量诗歌之后，再次把他的珍贵墨宝留给了泸州。）

朱德站在两江汇合处含情地凝视。江波在他面前奔腾而过。

（画外音：时光虽已流逝，然而

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却再次燃起他相思的激情。沱水滔滔，长江奔腾。大江中溶入了他忧国忧民的热泪，奔流着他“除暴安良”、“救民水火”的热血。）

黑色轿车在长江边的一条公路上行驶。

（画外音：这颗1916年在泸纳战场升起的名将之星，特别难以忘记属于他那泸州岁月的精彩开头。于是，棉花坡的炮声再次响在他的耳旁。）

朱德拄着拐棍站在泸天化高大的造粒塔之下喜悦地向上凝望。

（画外音：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再是一片焦土、满眼废墟，而是当时新中国的大型化工基地——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推出1963年4月1日朱总视察泸天化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照片特写。

（画外音：泸州人、棉花坡人忘不了当年的朱旅长；当年的朱旅长也忘不了作为他革命一生重要铺垫的泸州岁月。）

朱德站在永宁河边，一边远眺，一边向陪同者述说，时而用拐棍指了指远处的山丘，时而用拐棍指了指永宁河边的那条大道。

（画外音：他那升腾着血与火，饱浸过爱与恨，充满了奇与险的泸州岁月，重现在他的眼前，同时也成了值得后代人应经常回顾的历史故事。）

炮弹在永宁河中爆炸，激起了冲天的水柱。

朱德骑战马在永宁河边奔腾。

穿灰军装的云南护国军在河边大道上跑步前进。

在继续保留活动画面的情况下推出片名：**朱德 泸州岁月**

第一集 雨夜奇袭

(1) 永宁河边的大道上 (春日 外)

碧绿、蜿蜒的永宁河在一片丘陵之间逐浪奔腾。河边山下路旁，仍旧不退绿色的树竹在寒凉的春风中摇荡着。

河边的大道上，有三匹战骑风驰电掣地顺着流水的方向急驰而来。

骑在最前边一匹马上的正是云南护国军的朱支队长。他身着灰棉军装，身挎驳壳枪，黝黑的脸庞上积满了汗尘。望见纳溪县城已经出现在远方，他脸上浮现出微笑，随即又挥起鞭子，使劲在马屁股上抽了一下，马跑得更快了。(字幕：1916年2月17日奉命前来四川驰援护国讨袁的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的朱德支队长带领本支队抵达纳溪战场。该部从此加入了赵又新的第二梯团)

(2) 河边的另一段大道上 (春日 外)

约有数百人的穿灰军装的朱支队先遣部队正在急步向前行进，犹如河水奔腾涌动。官兵们有的穿着布鞋，有的穿着草鞋。(字幕：朱德支队曹营)——军官停在路旁挥着手叫喊：“弟兄们！我们的目的地——四川省的纳溪县马上就到了！”有的马匹牵引着山炮，有的马匹驮着弹药箱子，有的马匹驮着装得胀鼓鼓的大口袋，袋子上还写有“云南护国军”的字样。徒步行进的战士，有的把步枪横在身后的背包上，有的扛着机枪，一个个汗尘满面气喘吁吁。队伍的尾部，有十多名走瘸了脚的战士正在困难地继续向前赶路。一路上烟尘滚滚。

(3) 陶家大院的大门口 (春日 外)

川南的纳溪城外。长江流到此处时绕至城西继续向北流去。

云南护国军前线指挥部——集聚着上百间瓦房的陶家大院座落在江

之东岸。它的正面，一排高大的木结构瓦房建造在比门前的平地高出一米的高台上。正中两扇宽大厚重的双扇门敞开着。高台上下两边均有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守卫着。（字幕：纳溪城外棉花坡陶家大院——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前线指挥部）

朱德等三人骑马来至门口，各自跳下马来，把马拴在门两侧的木桩上。

朱德等三人行至石阶梯下，被卫兵挡住了：“请问长官是哪个部队的？”

朱德：“我是奉命带着部队日夜兼程从云南昆明赶来增援的朱德。”

一名卫兵立即立正敬礼：“啊！是朱支队长！赵梯团长早就盼望着你了！请进！进门后向左拐！”三人随即登上了石梯进了大门。朱德等向左一拐，来到了左侧的一个天井。

（4）赵梯团司令部 （春日 内）

一个房间门口贴着“第二梯团司令部”的字条。

赵又新正在查看墙上的军用地图。（字幕：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长赵又新）

朱德在门口大声地喊：“报告！”

赵又新转过身来激动地上前迎接：“啊哟！玉阶！来得正好！请进！”

朱德等三人进去了，朱向赵作介绍：“这是本支队的曹营长！这是我的警卫员！”

赵又新把朱德等人上下打量了一下，为朱德拍去了身上的尘土后：“你们都辛苦了！”转身对身边的参谋说：“快去弄点水来！”一名参谋立即出了房间。

（5）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指挥部 （春日 内）

陶家大院正中的第二个天井，有一间较宽大的房间，门口挂着个木牌：“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前线指挥部”。

室内，一面墙上挂着五色国旗。另一面墙上挂着军用地图。

容颜消瘦、身穿灰色呢军装、手拿红铅笔的蔡锷将军看完军用地图后转过身来沉思着。（字幕：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军长蔡锷）

一名军官站在门口：“报告！”

蔡锷：“进来！”

军官：“蔡总！从云南来的增援部队已经陆续赶到！”

蔡锷：“啊！朱德支队到了吗？”

军官：“到了！”

蔡锷：“何海清支队和禄国藩支队呢？”

军官：“也都到了！”

蔡锷：“好！”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手拿红铅笔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6）赵梯团司令部（春日内）

已经洗过脸的朱德端上了茶杯，大口大口地喝着。

赵又新走到日历下凝视着，日历上显示出（特写）：“公元1916年……民国五年……2月17日”等醒目的文字，他转身说：“你们来得好快啊！”

朱德：“也不算快，我们元月22日从昆明出发，今天到四川的纳溪已经是2月17日了！翻山越岭，大山上的积雪未化，整整走了27天啊！”

赵又新：“玉阶！这次紧急长途行军，辛苦你们了！看！你比以前又瘦了许多！”

朱德：“知道任务紧急，途中不敢停顿！”

赵又新：“玉阶！这回可是在特殊情况下，由蔡锷军长亲自点的你！因为你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反清援川作战和前年的滇南剿匪中屡立战功，值得信赖！所以他才不远千里从另一梯团把你调来我的第二梯团接替董鸿勋的第三支队！”

朱德：“感谢领导的信任！……啊！请问董支队长怎么啦？”

赵又新：“董鸿勋！他抵抗不力，部队从泸州南岸一直退到了纳溪，已经被撤职查办！”

意识到形势严峻的朱德微微地点着头：“啊！”

赵又新：“玉阶！今天恰好是正月十五，按说该让你们过一过大年，歇一歇身子攒好劲再接替阵地……”

朱德急忙插话：“不！一心要当皇帝的袁世凯此刻正在得意忘形，而我民国新政已面临生死存亡之时，朱某还哪有过大年的心思？赵梯团长！我支队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今天我就带着曹营先进入阵地！”

赵又新：“好！真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蔡总司令的行营仍设在纳溪城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陶家大院，既是我们云南护国军的前线指挥部，也是我们第二梯团的司令部，而你要接替的阵地就在这个大院的东边不远处。来！我们看着地图说。”

朱德与曹营长随赵又新来到地图下。

赵又新：“看！这是长江，这是仍在我手中的纳溪城，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前线指挥部的位置，这是棉花坡埂一带敌人控制的一些高地。你们接替的正是棉花坡正面的非常重要的阵地。”

朱德闪着思索光芒的眼睛凝视着地图。

（7）北洋征滇军指挥部大门（春日外）

泸州城内的北洋征滇军指挥部。

插在大门一侧的一面印有“北洋军征滇部队指挥部”字样的旗帜在微风里飘动着。门两边共有四名穿黄军装穿皮鞋的北洋军士兵严密地守卫着。（字幕：泸州城内的北洋征滇军指挥部）

（8）餐厅 （春日 内）

宽大的餐厅内觥筹交错，笑声喧嚷。

身穿黄呢军装脚穿长统马靴的张敬尧、吴佩孚、李炳之等北洋军官们正围着圆桌喝酒。

张敬尧师长举杯站了起来（字幕：北洋征滇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诸位！为庆贺我们这支北洋军征滇的先锋部队2月上旬以来在泸州、纳溪一带所获得的空前胜利，让我给吴旅长、李旅长等各位有功之臣，敬上一杯庆功之酒！我张敬尧绝不埋没诸位的功劳，已将你们此次的不凡战绩，报告给了我们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他不几天就会给你们颁发勋章的！来！干了！”

得意的吴佩孚、李炳之等站了起来举杯一饮而尽。

吴佩孚给大家倒了酒后，举杯站起来（字幕：旅长吴佩孚）：“诸位！蔡锷的云南护国军和刘存厚、熊克武等的四川护国军现只凭着纳溪的一些阵地顽抗，他们当然难以挽回败局，我敢肯定，在张师长英明指挥下，我们完全有把握将敌人就地歼灭！叫孙中山的什么‘中华民国’彻底完结！来！请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最后胜利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

身穿黄呢军装的吴新田旅长带着疲惫不堪愁眉不展的神情闯了进来。（字幕：旅长吴新田）

张敬尧：“吴旅长！你怎么才来？”

吴新田：“报告张师长！本旅负责防守的棉花坡一带的高地，已经接连遭到敌人的反攻！……”

张敬尧：“啊！坐下说。”

吴新田坐下后：“近日，云南护国军的增援部队已经从云南赶到，接替了董鸿勋阵地的一个叫什么‘朱德’的，他率领的第三支队近日已经接连向棉花坡的菱角塘等高地反攻过好几次了！”

张敬尧：“啊！你们旅，现在的对策是什么？”

吴新田：“我们正在加固一些主要阵地的工事，正在赶修碉堡和防护墙！”

张敬尧：“这就好！你辛苦了！来！我敬你一杯！”张敬尧给吴倒上了酒，二人一饮而尽。

(9) 朱支队长办公室 (春日 内)

朱德坐在办公桌后，凝视着摆在他面前的一张军用地图，他用颤抖不停的手指抚摸着地图上浸着一块血迹的地方，然后背靠着椅子的靠背仰头闭目沉思。

“报告！”杨如轩报告一声走了进来（字幕：副营长杨如轩）。朱德叠上了地图，将它放进桌上的一个染上了血迹的皮挎包里，他的手一直在微微地颤动着：“杨如轩同志！这些都是今天在进攻菱角塘高地英勇牺牲的曹营长留下的遗物！……”说着他把皮挎包和一支驳壳枪交给了杨如轩，“交给你，从今天起就由你担任曹营的营长了！”

杨如轩收下了遗物后，“咔嚓”立正，坚决地表示：“请朱支队长放心！我一定带领全营攻下敌占高地，为曹营长及其他牺牲的官兵们报仇！为此我将不顾一切！”

沉思片刻的朱德：“不！看来，敌人的工事坚固，火力太强，硬拼是绝对不行的！”

杨如轩：“那怎么办？”

朱德：“必须采取更合适的办法！……我们都分头先考虑考虑。”

警卫员在门口：“报告朱支队长！蔡军长、梯团长请你马上到院子后边的四角亭开紧急会议！”

朱德：“知道了！”他站起来戴上帽子整理军装。

(10) 四角亭 (春日 内)

陶家大院后院的四角亭上。赵又新、顾品珍、朱德等肃然端坐于亭子的两边。戎装整齐，佩带三星上将军衔的蔡锷将军站在中间说：“我们退至纳溪后，我军的困难还相当大！我已经向驻昆明的唐继尧将军发了若干次催要弹药给养的电报，但是仍旧没有回音……”他在亭中来回踱步了一阵后又说，“只凭大家方才所谈的情况，恐怕还难以作出更合适的对策。走！我们一齐到院子背后的阵地前沿看一看再说。”

大家也起身随蔡将军走出了四角亭。

(11) 山坡 (春日 外)

蔡锷、赵又新、顾品珍、朱德等出了陶家大院的后门，沿着坡路向上攀登着。

他们正走着，前边的茅草屋内传出哭叫声。沙哑而凄怆的号响在山坡林中回荡。

蔡锷：“那个茅棚内好像有人在哭叫，我们进去看看！”

蔡锷、赵军长、朱德等走进了茅屋。

(12) 茅屋内

(春日 内)

当他们刚进去时，便看见了极其凄惨的人间一幕：一位青年农民正趴在两具尸体前哭泣着。一具年轻的女尸体上腹部衣衫破裂，血肉模糊；另一具老年女尸体脑浆崩裂流在地上。

朱德上前问：“老弟！你家是怎么回事？”

青年农民看了看这几位军官后哭着说：“我叫魏家国，北洋军曾经把我抓去当夫挑弹药，我逃回了家。不料我妻子被他们奸污，我妈也被他们砸出了脑浆。家里的大部食物已被抢掠，就只剩下大半瓦盆玉米面了！”

蔡锷：“老乡！你别哭，我们立即派人帮你安埋死去的亲人！”

朱德：“老弟！你放心！我们一定为你家报仇！”

蔡锷感叹地：“看来，我们如果攻不下棉花坡，打不垮北洋军，将无颜见四川受苦难的父老乡亲啊！走！抓紧时间上去看一看！”他们离开茅屋。

(13) 山坡

(春日 外)

蔡锷等默默地向高处爬行着，大家都已气喘吁吁，然而速度显然已加快了许多。

(14) 竹林里

(春日 外)

蔡锷等沿着坡路登上了较高处的一片竹林的边沿停了下来。蔡将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前方敌人修了一段防护墙的那个制高点。他瘦削的脸上，那对浓黑的眉毛一直在明亮的双眼上皱动不停，在鼻孔和上唇的八字胡之间原来平缓的呼吸也逐渐变得急促起来。

(15) 棉花坡朱坪山

(春日 外)

敌占的高地出现在蔡锷等的视线之中。

高地边沿用条石和砖修了好长一段防护墙。墙内的高处还建有碉堡。

(字幕：棉花坡制高点朱坪山)

(16) 竹林里

(春日 外)

蔡锷：“……对敌占高地久攻不下，确实是因为对方工事坚固，火力较强。如果不攻下棉花坡一带的这些高地，我们不仅无法保住纳溪，攻克泸州，而且还很可能在四川丧失立锥之地啊！”

没有任何人做出回答，只有一群小鸟在竹枝杈上啁啾了几声。树梢竹

稍在寒风中摇动着。

这位指挥官一直背着手低着头，在竹林里原地踱步，大家一致凝视着他。

顾品珍（字幕：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说：“北洋军武器精良，兵力是我们的数倍，他们的弹药给养也相当充足，而本军劳师远征，军需供应业已严重不足，要打破目前的僵局谈何容易啊！”

其他军官们面面相觑。蔡锷不住地点头。

（17）敌碉堡门前 （春日 外）

一名北洋军小军官跑来向站在碉堡门口吸着香烟的李得村报告：“报告李营长！抓来加固工事的民工已全部被打发走了！我营的部队全部按你的部署进入了阵地！”

李得村：“好！这下我更叫他滇军有来无回！”（字幕：北洋军营长李得村）他得意地扔了烟蒂并用皮靴狠狠地踩灭了。

（18）竹林里 （春日 外）

蔡锷忽然抬起了头，目光先后在几位支队长的脸上缓缓地滑过了好几次，最后却又沉默地低下了头，仍旧在原地来回踱步。接着他突然抬起头，把严峻的目光停留在朱德的脸上。

这位双眉浓黑、鼻子和嘴唇稍显肥厚、黧黑脸庞中闪烁憨厚、眼睛里充满智慧光芒的中等个子，这位肩架宽阔、身板结实的支队长立即精神为之一振。在他胸前除了挂有一副望远镜而外，还有“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在闪烁着光芒。

蔡锷：“朱德！据你们刚才介绍，前面那个修有一段防护墙的制高点——朱坪山已经成为我们全线反攻的一个最大障碍。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把突破这个制高点的任务交给你们第三支队了……困难不小，不过，其它支队和四川省的护国军都将给予你们有力配合。怎么样？”

目光炯炯的朱德立即立正回答说：“……请蔡总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蔡锷：“好！但你必须先有一个克敌制胜的进攻方案！要快点拿出来！如何实施，你可与赵梯团长议定。注意：夺取前面这个阵地，要不惜任何代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是！”朱德再次振作成神圣的立正姿态。

蔡锷将军把手一挥，他与赵梯团长等都已经往回走着。

但朱德自己仍旧直愣愣地站在原处，他举起了望远镜继续观察着前方的制高点。

(19) 棉花坡朱坪山 (春日外)

高地上敌人阵地的一个侧面，在那片松林的边沿，敌人用石头和砖块垒的一段高而厚实的防护墙上，所留的许多射孔清晰可见，甚至还可看见一些射孔里伸向墙外的枪筒了。防护墙外山坡上的树竹早已被砍光烧光。那段防护墙上，不时有持枪的敌军在上面来回走动。

(20) 山坡上的小路 (春日外)

心事重重的朱德沿着这条山坡上的小路往前走着。他不时又转身回头望望敌人的阵地。

(21) 朱支队炮阵地 (春日外)

朱德终于来到了本支队的炮兵阵地。他看见，有几门山炮和迫击炮仍支在阵地上。除了在炮位上值班的，其余都歪倒在战壕里睡得“呼呼”响（战士们有的穿布鞋，有的穿草鞋）。炮连长慌了手脚，正想去喊醒大家，却被朱德一把拉住了。在炮连长的跟随下，他轻手轻脚地巡视在阵地上，将本支队仅有的那几门炮一一地看了看。他终于在最后一门炮的跟前停了下来，一边抚摸着炮筒子，一边抬头再次凝望着远处那个修有防护墙的制高点。然后他走近大炮后面堆放炮弹的地方。他一个又一个地打开炮弹箱子，却见一个一个都是空的，翻找了好一阵才找到几个有实弹的炮弹箱子。他伸起腰来只是微微地摇头。过了片刻，他急步走向电话机旁，抓起话筒，正想摇动手柄时，却又骤然放下了。

(22) 四角亭 (春日外)

天黑以前，有第三支队的杨如轩及张、沙、郑、赵等营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正在陶家大院那座四角亭内召开。

雨柱从四角亭四边的房檐上流淌下来。

朱德：“同志们！我们支队所制定的利用夜间组织敢死队突袭敌人制高点的作战方案，已经得到了赵梯团长和蔡军长的批准！”

与会的人站起来争着说：“支队长！从我们营挑选敢死队吧！”……

朱德：“只挑选敢死队员八十名，都不要争，至于，挑选哪些同志参加敢死队，你们回去后听候通知！”

雨仍在下个不停。与会者离开了四角亭。

(23) 朱支队办公室 (春夜内)

夜雨下个不停。屋檐下流下了一条条雨柱。

在陶家大院的第二个天井院的一间堂屋内，黄色的灯焰正闪耀着光亮。油灯之下，朱德正握着笔，逐一地圈点着一张纸上的勇士名字。鞋上沾着泥水的营长杨如轩就站在他的身旁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等待着，他身旁的一把木椅靠背上搭着一件雨衣，上面的雨水还在向地上流淌着。

朱支队长把名单递给杨如轩后说：“这次是按‘敢死队’的特殊要求，勇中挑勇，智中选智。主要就在你们营挑选，我看就挑选这80名吧！可以说，名单上的这些人，大多是跟着我参加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反清援川作战、前年在滇南剿匪的很有作战经验的勇士！杨营长！你看看如何？”

杨如轩看后说：“好！不知何时出发？”

朱德：“就是今天晚上！”

杨如轩：“雨却一直没有停啊！”

朱德：“下雨岂不更好吗？”

杨如轩领会了对方话语的含意后：“……好！我马上去集中人员！”

朱德：“快去吧！”他开始整理着随身携带的用具，用绸布擦着手枪。

(24) 竹林里

(春 夜 外)

(音乐声起)

天上雨滴不断，聚集在树枝竹枝上的雨水也在往下流，地上湿漉漉的。80名敢死队员列成纵队，整装待发。雨从战斗员的头上脸上身上往下淌流着。

朱德冒着夜雨正在一个一个地检查着官兵们随身携带的弹药装备。有时在战士身旁停下来帮助收拾收拾，有时用手拍拍战士的肩膀或用拳头轻轻地捶击对方的胸膛。

朱德望了望天色后压低嗓门说：“弟兄们！为了彻底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出发！”

敢死队员出发了。朱支队长用握手和拍打肩膀以示叮嘱和祝愿。

(25) 山坡

(春 夜 外)

敢死队员的黑影连成了一条蜿蜒的长龙在雨夜中穿行腾越，在泥泞中滚爬翻动。远处不时有敌人的手电筒的光柱射过来。为了躲开敌人在黑夜中的监看巡视，这条龙时而静静地躺卧下来，把英武的神姿，镌刻在崎岖的山路上。浑身裹满泥水，侥幸地穿过了死亡与毁灭之间的狭窄缝隙，向前游动着。

(26) 防护墙

(春 夜 外)

守敌仍在用手电筒查看着前沿。

一个又一个的敢死队员躲开了敌人手电筒的光柱，放慢了爬行的速度，轻手轻脚地接近到了制高点的那段防护墙之下。一个又一个鸦雀无声地蹲在防护墙下面。把身子紧紧地贴在防护墙上。

一位敢死队员伸手摸了摸自己背后所贴的墙面，竟然正好是敌人的射孔，再往射孔的深处一扒，又竟然摸到了敌人一挺重机枪的枪口，他只好缩回手来，挪动一下身子。

敢死队员个个都已精疲力竭了，一位已经睡着的战士眼看就要“扑嗵”一声栽倒在墙下，旁边的战友立即伸出双手将他紧紧地抱住；又一位战士已经忘记了危险，倚着墙昏睡过去，当他刚刚发出鼾声时，旁边的战友立即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和鼻子。

防护墙内一名值班巡逻的敌兵因听见了外边有响动，他爬上了墙头。有两名敢死队员都同时看见，这个拿着手电筒的敌兵正探着身子向前向下看。似乎发现了什么后，迅速地取下斜挎在身上的步枪，并且“哗”一声拉动了枪栓，将子弹推上了膛。当他正要扣动板机时，一名敢死队员猛一伸手，紧紧抓住了他的一双脚脖，狠狠往下一拉，这个敌兵被拉下了墙头，正好落在两名敢死队员的双手掙抱之中。他的喉咙随即被紧紧地扼住，还没有发出一点儿叫声，便一命呜呼了。

雨下大了，雨水已经湿透敢死队员们破烂的棉袄棉裤，人的身子像整个地掉进冰窟之中。他们都禁不住要打喷嚏，但都自己很快地把嘴和鼻子捂在浸着雨水的衣袖里。

远处传来了几声鸡的啼叫声。

(27) 山坡 (春 夜 外)

由朱支队长和杨如轩等带领的后续部队，也已经在从几个方向，朝这个高地攀登着。无数条蜿蜒腾越的长龙，同样是在经受着雨和汗的洗礼，同样地在坎坷泥泞中，滚爬摔打成了钢骨铁筋的活的塑像。(音乐止)

(28) 碉堡内 (春 夜 内)

小桌上亮着一盏马灯。

北洋军营长李得村和衣躺在一张床板上，呼呼地睡觉。

(29) 棉花坡朱坪山 (春 夜 外)

多处传出了沉重的鼾声。

堑壕里以及防护墙内侧到处都是躺得横七竖八的酣睡的铁军。

(30) 防护墙

(春 夜 外)

敢死队员搭成了人梯，突然翻进防护墙来。有的正好踩在酣睡者的身上。他们用刺刀猛刺敌人，或挥舞着大刀猛砍敌人。双方的搏击首先在防护墙的里侧发生了。

(31) 棉花坡朱坪山

(春 夜 外)

敢死队员沿着堑壕冲向了山顶上的各个部位。壕沟内，有的敌军酣睡者被刺死砍死，有的敌兵与敢死队员们在堑壕内发生了激烈的拼搏。摔打声，嚎叫声此起彼伏。

堑壕外的机枪阵地上的敌兵，同时遭到了一阵勇猛的砍戮。

(32) 碉堡内

(春 夜 内)

李得村被惊醒了，他翻身跃起，摇动了电话：“喂！……”因为听不到反应，他扔了电话，向外跑去。

(33) 棉花坡朱坪山

(春 夜 外)

高地上响起了被砍戮者的惊叫声，高地上的守敌完全乱了套。李得村等已经醒了的只顾向山下逃命，他们在另一面的山坡上连滚带爬，狼狈逃窜。

尚未醒来的，一个一个被马刀刺刀砍死戮死，砍伤戮伤。

当然也有因为迷路被堵塞而与米犯者展开搏斗的。高地上经过一阵肉搏后，终于枪声大作。壕沟内、碉堡旁，既有刺刀与马刀的相互拼杀，也有长枪短枪的对射，四处可见有敌我相互拳击厮打抱成一团在地上翻滚决斗的。

天色已经比原来亮了。未逃出高地的两个顽敌，扛着机枪又冲进了碉堡里，向外射击。“哒哒哒！……”一阵扫射，使刚才在高地上相当活跃的敢死队员受到了严重威胁。有几名敢死队员先后饮弹身亡。战壕里和碉堡里的敢死队员们有的隐蔽起来，有的在向碉堡的射孔还击。

(34) 山坡

(春 夜 外)

“冲啊！”朱支队长和杨如轩带领的后续部队已经陆续冲了上来。跑在最前头的朱支队长一边向上爬着，一边大声呼喊。

(35) 防护墙

(春 夜 外)

“上！”浑身浸着雨水，糊满了泥浆的朱支队长，在防护墙根，躬下了腰杆，叉开两腿，示意一名战士快踏着他的身体翻上防护墙。这名战士

犹豫了片刻后，真的踩着他的身子向上爬去。随即又有第二名、第三名战士踩着他的身体翻过了防护墙。在防护墙的其它地段，同样有不少战士叠成罗汉或踩着人梯越过了障碍。

作过人梯又踩着人梯的朱支队长向上爬，在墙头上站起来。碉堡内敌人那挺轻机枪仍在向外疯狂射击。朱支队长举起手枪，向着碉堡顶的射孔瞄准射击，机枪暂时不响了。

“快！往里攻！”站在防护墙上的朱支队长挥着手臂喊叫一声，几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冲向碉堡的门洞。

(36) 碉堡 (春 夜 内)

几名勇士进入碉堡，击毙了敌人的机枪手。

(37) 棉花坡朱坪山 (春 日 外)

天亮了。雨停了。

高地上，躺满了敌人尸体和躺在地下呻吟不止的受伤之敌。也有不少敌人跪下举枪投降（北洋军士兵大多穿着皮鞋）。没多久，制高点上出现了空前的宁静。几名护国军战士从碉堡内出来后，不约而同地蹲下来倚着碉堡闭上了眼睛。朱支队长向他们走来，看看他们身上并没有任何一点儿伤痕，摸了摸他们的额头还是温温的，随即又听见两人开始“呼呼”地打起了鼾声。朱支队长扶了扶他们的身子，让他们能以更舒适的姿势抓紧时间多睡一会儿。

朱德向周围的各个角落看时，发现除了有的士兵在捆绑俘虏，有的战士在为受伤的弟兄包扎伤口，另有几名士兵打开缴获的罐头，大口大口分食早餐。除此而外，不少士兵倒在地上再没有动弹了。

(38) 堑壕 (春 日 外)

朱支队长担忧地跳进堑壕里，一个又一个抚摸着躺倒了的战士。终于发现，有的已经血染身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有的却是因为过度疲劳而沉睡不醒。

朱支队长打了一个寒颤，脱下早已湿透了的棉衣，使劲拧了又拧，大量的汗水与雨水的交混液便流在他的脚下。他穿上棉衣后，又使劲拧了拧棉裤管上的水。

(39) 棉花坡朱坪山 (春 日 外)

朱德爬出了堑壕，他与杨如轩一道绕开敌人的一具具尸体，直朝制高点内侧的边沿走去。敌人的一挺重机枪歪倒在地上。山坡上同样看见了不